

# 浩荡春风：网络文学新类型日益成熟

——评网络长篇小说《浩荡》 □房伟

由于媒介的因素，网络文学在诞生之初，就被广泛地强调着它的传播特质，比如，读者和作者之间密切的“互动性”，网络读者的“粉丝属性”，网络传播的长度渴求。网络空间的封闭性、幻想性、游戏性，也曾被认为是网络文学必然特性之一。因此，玄幻、科幻、穿越、游戏等诸多类型或亚类型，几乎成了网络文学发展的本质属性之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鸿沟性差异”。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曾被认为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理解世界的理性思维的文学表现。人类需要在“真实”基础上，将故事讲述为一个精密复杂、千头万绪、又依靠事物进步逻辑的现代性精神依托物。而现代主义则是现代性思维，凸显人类主观意志前提下进行的一场语言学和美学的审美突变。因此，网络文学的“非现实主义气质”，往往在一个后现代视野中，被不断强调。

但是，很多网络文学研究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网络文学，既是科技的产物，互联网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语境下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现代性”的文明载体，其发展规模和发展逻辑，既受到全球化影响，又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性。这也注定了中国网络文学，也必定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中国的网络文学，也就不仅是幻想类文学的天下，而应有更为丰富的文学发展维度，共同反映着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现实情况。

近些年来，对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功用和品格的诉求，正在成为网络文学热点问题之一。然而，不可回避的是，网络文学之中，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多，难度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网文的既定规则与现实主义原则结合的尝试，还不能很好地被网络文学作家所适应。何常在的长篇小说《浩荡》，则比较成功地结合了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题材，表现了中国网络文学独特的文学发展潜力。

何常在以政商小说闻名，《官神》《官运》《问鼎》《运途》《逆袭》等系列小说，都深谙网络文学的内部规律，描写商场的风云变幻，官场的翻云覆雨，具有很强的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浩荡》则是何常在试图融合传统现实主义文法与网络文学特质的尝试。该小说有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丰满的人物、深刻的主旨、宏大的历史观。其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都令人敬佩。同时，该小说又有着网络文学的特征，故事性强，类型化特质明显，叙事节奏快，娱乐性与知识性并重。可以说，《浩荡》是中国网络文学在现实主义类型上的有效探索。纯文学写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偏重启蒙色彩与悲壮的史诗风格，注重反映现实的真实度，但也存在过于呆板、反映现实过于理想化、人物和故事缺乏“地气”等问题。这类传统现实主义，由于纯文学观念的冲动，往往在尖锐的现实问题面前，刻意地用叙事修辞术予以规避；主旋律艺术中，由于写法局限，现实主义的表达往往拘泥于政

策观念，过于缓慢笨重，缺乏艺术性和可读性。网络长篇小说《浩荡》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描述，在1997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表现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在复杂环境下的浴火重生。

小说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有着多年记者经验，接触各色人等，入世颇深，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非常接地气，又有着独特的人物魅力。这种现实体验，是很多纯文学作品和主旋律文学作品所匮乏的。《浩荡》的人物画廊之中，既有何潮、周安涌、顾两、辛有风、艾木、历之飞这样人生大起大落的大学生，也有小溪、力丹、和仔、黄阿姨、吴伯这样深圳本地的土著；既有曹启伦、庄能飞这样的中青年企业家，也有辰哥、良哥这样的黑社会成员，还有喜欢附庸风雅的大佬余建成，性格怪诞，但不乏热情真诚的郭公子。作家注重通过细节和激烈冲突，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这也是何常在小说的一大特点，比如，曹启伦与何潮第一次见面，就因为江阔发生冲突。小说安排了“闲眼过马路”的细节，表现了曹的赌徒心态和何的灵活变通。而曹宁可被打得浑身浴血，也要保住交易所位置的细节，从侧面强化了我们对其的坚韧性格的认识。

在对人物塑造之中，作家既注重典型细节刻画，又注重人物性格的纵深感，也就是说，既有扁平人物，又有圆形人物，很多人物都是在戏剧性反转之中，强化了人物性格，提升读者对人物真相(罗伯特·麦基语)的好奇心，比如，郭林选的出场，因为调戏女招待，与何潮等人发生冲突。小说线索演进之中，我们不断看到郭林选的荒诞不经和大小爷派头。但是，因为邹晨晨，何与郭的矛盾发展到顶点，却意外发生转折。郭林选和父亲的矛盾心结，以及他对晨晨的真心，都让我们意外。何与郭两人，意外化敌为友。与此相对，周安涌的“人物真相”则经历了逆向反转过程，从何的好友，逐渐显现野心家和背叛者的面貌。其他人物的设置上，作家也别有匠心，如艾木引出了江阔，江阔又引出了晨晨，这之间又夹杂力丹和小溪的侧面闲笔。主要人物感情线虽然复杂，但讲述清晰，明暗相宜，淡淡相宜，主从相宜，表现了作者高超地塑造“人物组合”，将故事与人物完美结合的能力。

第二，对于深圳几十年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描述。深圳是中国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城市，经历了由渔村到超级大都市的飞速发展过程，对于改革开放的城市文化变迁，传统文学习惯于从人性恶角度进行批判，塑造抽象的隐喻，而主旋律文学则习惯于僵硬的概念化表述，何常在充分发挥擅长政商题材的优势，在他的笔下，既有何潮、周安涌这样闯深圳的年轻大学生，也有黑帮势力、跨国公司老板、中小企业老板、深圳本土土著。而面临金融危机，互联网的发展，通讯业的日新月异，深圳各个阶层都在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凤凰涅槃。小说写了深圳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真实情



况，也写了政治与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同变化，触及之深，范围之广，问题看得准确，这无疑是作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第三，正能量的主题与感人的人性书写。人们对网络小说的一大诟病，就是网络文学缺乏正能量，总是追求虚幻的表达，在封闭性和游戏性之中，让读者远离现实，沉溺于虚拟的世界。而《浩荡》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主人公何潮之所以创建利道快递，成为一名企业家，并不是靠腹黑学和关系学，而是靠他敏锐的头脑，坚韧的执行力，以及正直豁达、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郭林选、和仔、顾两等诸多朋友，甚至改变了庄能飞、曹启伦等敌对势力，加入到了他的团队。而周安涌的人生厚黑学，虽然能够赢得一时成功，但最终难以持久，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小说中对于房地产业的反思尤其引人注目。小说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结合在具体的小说故事文本之中，合情合理，感人至深，又避免了一般励志小说肤浅的鸡汤狗血。

因此，何常在的《浩荡》，可以看做是一次网络文学追求自身发展，寻求新的类型化突破，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下，寻求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有益尝试。目前，小说正在连载，最终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当然，小说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人物转折有时显得生硬，故事节奏和对现实性、历史性的结合，都有待于作家进一步思考。可以说，在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浩荡》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

## 创作谈



### 为时代代言

□何常在

### 向时代致敬

网络文学20年来，幻想的多，现实的少；飞天的多，落地的少。而在有限的现实主义题材网络文学中，要么穿越重生，要么加了异能，总是和真正的现实有一种剥离感。近年来，我接触了许多行业精英，从官员到成功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对改革开放有切身感受，有强烈的想要表达的诉求。在和许多人的接触和了解中发现，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变迁和伟大成就，缺少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的作品，带着对时代的敬意以及对许多非凡人物的期待，我萌生了要创作一部记录时代的网络小说的想法，就是为了证明网络作家其实也是一个有时代责任感有担当的作家群体。

可以说三年前就开始了《浩荡》素材的搜集，当时和深圳的一些朋友接触，他们中有从深圳建市时就来到深圳的深一代，也有在深圳出生的深二代，还有在上初中的深三代。他们经历了深圳从无到有从有到富从富到强的全过程，对深圳的感情复杂而深刻。几年来，我每年都会去深圳几趟并且住上一段时间，可以说，已经算是半个深圳人。

《浩荡》截取的是从1997年开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深圳的发展历程，更贴近现在，更有时代气息，更容易被年轻人代入。同时，《浩荡》也是以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为立足，以深圳为圆心，集中展现了最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深圳如何在短短40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非凡成就。之所以选择几个小人物的创业成长史，是因为从改革开放浪潮中搏击而出的成功企业家，大多都是从小人物发迹。毫不夸张地说，贯穿改革开放史中最闪亮的一群人，都是一个个平凡人抓住了时代机遇奋起而起的。他们的创业传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是三个境界，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更多有担当的企业家涌现。而为时代代言，正是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恰逢其时的表现。

记录一个时代的悲欢需要俯下身去，放空自己，真正地融入到其中，听取每一个行业亲历者的真实故事，他们用生命历程走过的道路都是宝贵的素材。但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一部不同的历史，如何从中取舍，从中选取有用的材料，需要下一番功夫。同时，怎样在真实展现时代的同时，还要保证故事的精彩，也需要费一番力气。

在我看来，《浩荡》以创业和商战展开整个时代的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有太多让人期待的命运悲欢。在《浩荡》中，反派人物不是固化的反派形象，能够成为主角的对手，必然会和主角一样拥有高人一等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高明的手段，绝对不是很傻很天真的傻白甜。到了一定的高度，就算是一个反派，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恶人，他在做恶之时，也许还有一丝大义和全局感。遗憾的地方也有，一个人的笔力和视角终究有限，无法百分之百达到自己的要求。

《浩荡》以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后20年来中国乃至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时代的大潮中，每个人所处的位置所做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走向。站在现在回首过去，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人生没有彩排，每天做出的决定都是今天的最终决定。在和许多经历过时代并且对时代怀有敬意的人深谈之后，我深信《浩荡》会是一部精彩纷呈并且是向时代和时代英雄致敬的作品，会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每一部作品都要有自己可以立得住的根，根就是灵魂。人们常说，漂亮的面孔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好的作品，面孔要漂亮，就是故事好看，灵魂要有趣，就是根基很稳很正。《浩荡》时间跨度长，人物多，真实事件多。三四个主要人物，分别属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行业以点带面，折射时代变迁之下各行业的兴衰和起伏。大事件好选，小情节难写。有时故事会为大事件服务，有时大事件可能会让位于故事。故事精彩是第一要素，只有故事精彩了，大事件才能成为激动人心的背景。《浩荡》既是商战小说，会以商战为主线推动故事，但不是单纯地描写人物情感，也是时代小说，会有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以个人的商业成长来折射社会的变迁以及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所知，为广大读者服务，这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功能之一。网络文学就是以网络为载体，在传播速度和渠道推广上具有优势，但其文学的本质未变。

# 以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刘虹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召唤着作家对其进行有力的表现。网络作家何常在的新作《浩荡》便是对这一召唤的回应，它自身也构成了网络文学与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靠近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浩荡》以两卷的篇幅讲述河北青年何潮和周安涌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南下深圳的创业经历，两年之中，二人经历了爱情与事业的巨大变化，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小说塑造了一个重情重义、有担当、善决断的创业者何潮。他既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又有准确的分析能力，他看好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景，放弃和女友出国



的机会，毅然赴深圳创业；他行事磊落、知恩图报，在周安涌设计报复，迫使老板庄能飞破产之时，他则为庄能飞全力奔走；何潮与人为善、交友全凭本心，因此才能绝处逢生地发现商机、获得帮助；他胸襟开阔、眼光长远，对国之经济命脉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清醒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股“傻”劲和“倔”劲，对认定的事能扛住质疑、顶住利诱，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何潮所具备的品质是作家从当下无数成功的创业者身上提炼出来的共性，这个人物充分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一批社会背景、文化层次、性情禀赋迥异之人吸引到他身边——从的士司机到地产大亨，从帮派人到纨绔子弟，从大学生到拆二代，都认同他、欣赏他，与他同甘共苦、开创业业。与其说作家把一个刚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塑造得过于完美，不如说他是在礼赞这种可贵的精神。另一方面，抛弃何潮的前女友赴美国后生活平庸，香港的豪门千金则对他真心倾慕，从政治隐喻的角度看，作家借此表达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具备的发展底气和道路自信。

《浩荡》中故事的开始设定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也颇有意味，它显示了作家直面时代变迁、讲述中国故事的决心。春潮浩荡，大历史的潮涌蕴涵着不尽的机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制造着难测的风险，每一个个体都在经历大浪淘沙的考验。小说以何潮、周安涌、江阔、庄能飞、辛有风等具体人物的命运浮沉来呼应历史的脉搏，通过顾两、江离等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来对深圳精神和深圳奇迹予以形象化的表达。同时，小说充满感情地记录了90年代深圳粗粝而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上步工业区、华强北、城中村、握手楼、前店后厂、“关内是欧洲，关外是非洲”、百万人才下深圳、浴血挺进深交所……这是与深圳人的青春和激情血肉相连的个体化的往事，也是作者为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见证。

当然，对作家而言，时间的特殊意义还不仅

止于此。1997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门户网站——网易诞生，次年，搜狐、腾讯、新浪相继开办，这代表着中国互联网元年到来，也代表着网络文学即将脱胎幻化成形。选择这样的历史节点开始讲述，是一个网络作家致敬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怀旧对象开始登场。像何常在这样见证互联网诞生和繁荣的一代人已逐渐步入中年，面对飞速消散的“前信息时代”的生活氛围，有太多细节值得回味：21寸的电视、BP机、小灵通、电话IC卡、高档摩托车，以及翻盖手机、滑盖手机等前智能时代的“古董”物品，都凝结着作家的情感记忆。90年代的大众文化曾将“红色经典”征用为怀旧对象，满足消费社会中人们重温集体主义和英雄精神的渴望。时至今日，20年过去后，作为网络元年和信息时代开端的90年代也成为了新的怀旧对象。

《浩荡》兼具书写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追求和进行怀旧式书写的文化叙事策略，但其最根本的特征还在于它是一部网络文学作品。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与去政治化的文学潮流和大众文化的勃兴不期而遇，意外地在传统和主流的文学叙事之外开创出一片个性化表达的飞地，可以说“网络文学”这一概念既是一种文学类型的命名，也具备创作上的方法论意义。首先，网络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草根”性质历来非常醒目。《浩荡》讲述的就是一个草根人物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何潮的家庭出身、学业背景都十分普通，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哪个方面都不突出的人，这与80年代《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三千万》等改革文学的主人公大相径庭，那时候的乔光朴、李向南、丁猛们历经磨难却依然有着钢铁的意志，他们是改革破冰阶段的先行者和推动者，需要迎难而上、果敢坚毅的品质，敢于临机决断、拼搏进取，从而“杀出一条血路”。80年代改革文学将笔墨集中在铁腕人物和政治英雄身上，相对忽略了捕捉社会变革在人民大众中激起的变化和反响。“敢为天

下先”的是少数精英，《浩荡》则秉承网络文学的草根传统，注重表现小人物的传奇经历，世纪之交的何潮、周安涌们是改革深化阶段的弄潮儿和受惠者，他们的个人奋斗和成就也更容易在身为“大多数”的读者中形成认同。

其次，网络小说逐章更新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要依靠紧凑的叙事节奏和强烈的戏剧性情节吸引读者，注重以相对均衡的频率设置转折、制造“爽点”，因此其中的人物命运常常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以便于作者安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转局面。《浩荡》中正反面人物二元对立、紧张交锋，主人公何潮一出场就失恋，刚入职就失业，一创业又遭暗算，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常在有足够的行业经验和生活积累，善写职场和商战。《浩荡》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周安涌上下其手、迅速击垮庄能飞的战役环环相扣、干净利落；邹晨晨在几个大老板的力量夹缝之中巧妙地取得平衡，显得颇有智慧；何潮和帮派老大张展的对决情节紧张、起伏有致，可读性强且富有视觉效果。但整体而言，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和叙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人为设计，为了推动主人公见招拆招、升级打怪，作家通过不断制造奇遇和巧合，帮助主人公将难题一予以破解：何潮巧遇的出租车司机恰好有个哥哥是帮派老大；这个帮派老大恰好替他吓跑了深圳一哥；落魄的复旦才子恰好被地产大亨郭统用所器重，又恰好帮助何潮缓和了郭氏父子的紧张关系；在与江阔的爱情受阻时，何潮恰好解开了江父的心病，使其起死回生……由诸多的“恰好”串起来的草根传奇必须在网络文学生产的逻辑之中予以理解，对比《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二人品格相似，命运却大不相同，除开历史背景的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是由不同的叙事逻辑生成的。尤其作为男性主人公，何潮一路收获了美态各异的所有女性的爱慕，这种“开挂”的人生模式，其实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养成记更具亲缘关系。

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造就了创作方法

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特点，同时，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业，与时代浪潮中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完全无视现实生活是很难的，网络作家同样有关心社会现实的创作热情。在网络文学的类型化范畴内，家庭婚恋、职场校园、官场商战等都是现实题材，但这些作品总是遭受“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诟病，其根源就在于网络文学完全自成一体的生产逻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网络小说面向广大草根读者，为他们提供阅读快感和心理满足，其生死存亡系于点击率的多寡，因此，即便是表现现实题材，也很难避免“玛丽苏”“杰克苏”的诞生，毕竟“受阻—巧合—破题”的程序设定对作者而言是叙事的安全区，对读者而言是阅读的舒适区。

最后，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和开放性特征，导致网络小说叙事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特征，即一部作品似乎可以随时完结，又似乎可以永不完结。以《浩荡》目前的两卷而言，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有了阶段性的完结，但还有许多线索已经埋下并有待续。小说是形式的艺术，网络小说同样如此。如何在遵循网络文学生产规律的前提下，结构出相对完整的作品是作家需要从观念和技术上予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一部作品是作家对生活提出的一个问题，作品的结尾就是在经过充分的叙事后得出的答案，这既是作者思想的深化，也事关文本本身的自足自治。现实生活连绵不断，文学作品却应是独立而完整的。

中国的网络文学经历了20年的“野蛮生长”，既在体量上令人叹为观止，也在主题开拓上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另类的思路。当前，网络小说进一步向现实题材倾斜，也是其避免在类型化框架内自我复制、自我消耗的有效途径。《浩荡》用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显示出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网络文学也许同样可以有作为。